

我的胶片情结

□陈炳林

多年前写过一篇短文，题目叫《咔嚓声中觅乐趣》。大意是说，人的一生勤恳工作勤奋学习、含辛茹苦地忙于生计，除此之外，总要有个业余爱好，才能增加生活的乐趣。虽然“乐”的方式有多种，而我却是钓鱼静不下心，打扑克不精，麻将不会又不愿学，跳舞练过多次总也是别别扭扭找不到感觉。于工作重负、生活重压之下独独青睐摄影，在一张张的美图中觅得满足，体味生活的多彩与甜蜜。

记得自己最热衷拍摄的年月还是在部队，那时候除了吃饭睡觉总是相机不离身，俨然“随军记者”。拎着手动的“美能达”时常跟着抢险救灾的队伍抓拍有些较现场感感的鲜活场景，或者在训练场上寻觅战友们的矫健身影。新闻照片稿件投寄出去，就像春天播种希望。发表了，亦若金秋收获累累果实。既陶冶了情操，美了心境，又为生活增彩添趣，有时还有益于社会公众。时时播种，常常收获，喜悦快乐之情，不言而喻。

那时候是胶片时代，取景框里选了景对了焦，按快门都很慎重。一方面缘于对摄影艺术的尊崇，另一方面也因为胶卷价格不菲。赚钱不易，总该算着点花。说真的，“富士”“柯达”都要三十多元一卷，便宜点的国产“乐凯”也要二十多元。每个胶卷一般可以拍摄36张成片，计划精细一点的话有时也能拍摄38张。有的时候单位组织小型活动或有急用的图片资料，拍摄之后就装在暗袋里将几张胶片剪下来卷到一个空的胶卷轴上，紧急赶到冲洗店显影出片。这个急着冲洗看效果的心情很迫切，心里尽情幻想看影像的最终呈现，其过程很美妙很期盼。画面景物的颜色是翡翠般的绿，火焰一般的红，还是金子般的黄；人的神态是喜笑颜开的，还是闭眼沉思状；动作是奔放舒展的，还是内敛拘谨的；所有这些都不得而知，心中就像揣了只熟睡的兔子，怕惊了它，又盼着它一激灵醒来。怀着几多期许，几分想往，几重希望地等待着，心里十五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地忐忑。这样的心情大概就像十月怀胎一朝分娩般的神奇，极富无限想象的空间。有时洗出来效果超出意料，回味这个过程简直美妙极了。

随着科技领域的迅猛发展，日趋普及的数码科技终于催生了新摄影时代，摄影人迎来了影像拍摄的春天。有了数码，有了后期处理技术，不再担心胶卷意外曝光，不再害怕拍摄效果不佳，也不必算计拍摄数量与成本。一张数码存储卡相比一个胶片卷的存储量简直是天壤之别，按快门可谓随心所欲，想按几下就任由手指按几下。

但是，畅快过后，便捷了，也就慵懒了，麻木了，懒得思考了。长此以往，拍的照片多了也滥了。甚至有人说，如今的摄影一行，太没水准了。几个摄影界的老朋友也都唏嘘拍照没意思了，除了职业的，基本都是“老头乐”式。也有人说是手机普及毁了摄影。如今人人都有手机，生活中随手就拍的现象比比皆是。这样容易的事，信手拈来，举手就得，太随意太不介意，拍得多了必然就滥了就淡漠了。诚然，这样的言谈虽片面却也反映了一些现状。回想胶片时代拍了片子，心中是不安的，心情是惴惴的。怀着冀冀，不晓得片子究竟怎么样，担心人物对焦的，担心风景不清晰的，担心画面曝光过度或不及的。一旦发生了这些纰漏，一切拍摄的过程都要重新来过，既耽误工作更影响情绪。结果是有的时候欣喜若狂，有的时候又是沮丧惆怅。

所有的心境聚拢，就坚定了一个道理，少而精的作品，犹显珍贵不易。

胶片时代底片收藏得好，经久不衰，历久弥新。数码时代的影像，心中反而没底了。过去保存拍摄资料，只要将底片存放在干燥处，不沾水不受潮。需要现图，取出底片就可冲洗。即使底片损失，翻拍现成的照片做些修复也便无虞。现在，数码影像拍得多了，存在电脑里都怠于翻看，时间一长，拍了什么存了什么都淡忘了。如果不经常整理电脑或移动硬盘，日久亦有安全风险。因为太过依赖数码的便捷，许多拍摄的图像均未冲洗。有的时候电脑中毒了趴窝了，或者移动硬盘打不开或影像文件损毁，照片也就没了。数字文件一旦损失，近乎一场战役的全军覆没。惜哉哀哉！

如今摄影器材的发展与后期技术的进步超越，那些原有的谨慎和敬畏渐渐被淡化被削弱了。有时候想，从事摄影这个行当的观念还是要传统些为好。俗话说，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对于影像来讲，好记性不如老相册，去取相册。我有真切体会，从前外出旅行回来，胶卷显影完成，总要选一些照片冲洗出来，再一张张地夹到相册里。之后的日子，有时候想起来了，就翻出相册欣赏赏析一番。有时候是一家人同看，有时候是一个人独享，不觉中又是一次游历回忆。

那天早晨上班时收音机里一篇散文中讲到，人生真正的行走不是脚步，而是心灵。我想，翻看相册的过程，不就是又一次心灵旅行吗！而摄影不仅关注的是图片本身，更是一花一草，一颦一笑之间生活赋予的深意。那些镜头和角度仿佛透露着拍摄者灵魂深处对这个世界的热爱与思考，还有赞美与渴望。

北固山听说书

□石新民

先生。黄先生如今年届八十，祖籍扬州，出身于评话世家，三代说书，他从事扬州评话听说书已有六十载，为江苏省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开辟此书场的主旨，乃是面向社会，向广大市内外游人，讲解北固山人文典故，传播东吴文化，也是传承扬州评话传统艺术。北固山公园对书场的创办，尤为重视，全力支持，积极提供说书场所及书场的布置和庭院的修建、美化及说书活动的宣传。黄先生对镇江的情感深厚，几十年间潜心研学，将北固山丰富的人文历史，编撰成一段段短小精悍，朗朗上口，通俗易懂的评话片段，用地道的扬州口音向听众们讲述着一个个流传千年的故事。一年四季，来书场的听众络绎不绝，尤其外地游人兴趣更浓。我于近期的一个周末下午，早早来到书场，未及开场，大厅里已座无虚席，环顾四周，有中老年人，还有不少年轻的家长带着孩子，也在兴致勃勃地恭候，厅堂门口还有不少游人站立着听讲。散场后，我与身边两位南京来的70多岁老人交谈，他们不仅感觉北固山风景优美，听了说书后，对发生在一千多年前的人文历史，有了更多的了解，两位老少说书人，讲得生动有趣。

黄俊章中等身材，温文尔雅，身着一袭灰布长衫，双眼炯炯有神，手持折扇上台，开讲前，先彬彬有礼地向听众鞠躬，然后，用止语在案桌上一敲，绘声绘色地说起书来；刘备应乔国老之邀，离开荆州，登舟南上；孙权陪同刘备策马赛船；悬崖峭壁之上

的梳妆楼；长江一泻千里的壮观；孙刘二人借剑劈石比试；刘备与尚香公主完婚及至刘备亡故，公主投江，一代美人香消玉殒……黄老将《刘备招亲》曲目中的人物、心情与景象及跌宕起伏的情节，讲述得形象生动，惟妙惟肖。说到故事关键之处时，止语一拍，音调逐渐升高，其情尤为扣人心弦。

扬州评话，是以扬州方言徒口讲说表演的曲艺说书形式，兴起于明末清初，流行于苏北地区和江南城乡。其表演讲求细节丰富，人物鲜明，语言风趣生动。据黄老介绍，用扬州评话讲人文故事，通俗易懂，颇受大众喜爱。他虽年事已高，为了将这一传统语言艺术有所继承发扬，去年经过考察，收了陆丰先生为弟子（艺名陆亦章）。陆丰40余岁，身材瘦高，文质彬彬，感情丰富，尤为钟爱扬州评话。颇有悟性的陆丰，在黄老先生手把手精心传授与培养之下，历经一年多的勤学苦练，演说技艺大有长进，这让黄老颇感欣慰，每次说书开讲，他与黄老分段演说。现今，每场说书，师徒两人一老一少，先后登场，风格各异，颇富情感，受到听众好评。

扬州评话讲东吴故事，乃是北固山景区的一大文化亮点，多年来深得群众欢迎，前来听评话的市民诸多。今年“五一”期间，更是人流如潮，每日三场，场场爆满。这一平台，让本地市民及外地游客，在风景如画的北固山游览观光，既可领略到第一江山的山水风情，还能通过评话艺术的语言传播，更多地了解古城镇江的历史人文。



交接

刘元宝 摄

母亲的五月与麦地

□曹春雷

田，年年种，没听说哪块田地要退休的。”我竟然无言以对。

我终究没功得了母亲，就像没能功母亲离开乡村搬到城里与我一起生活一样。今年的五月，母亲又会把大部分时间给予麦地。这时的麦子拔节、抽穗。母亲要及时清除那些长错了地方的草，比如说荠菜和馍馍婆，开花的荠菜很容易就能看到，白花细碎，星星点点，飘摇在麦苗绿色的底幕上。馍馍婆长得要比麦苗高，也很容易被发现。

还要浇地。如果雨水不充裕，就需要引水浇灌。通常要等到半夜，这时别人家不用水了。小时候，常跟着母亲去浇地。

月光明晃晃的，照亮了田野。母亲拿着铁锹，一点点疏通渠道，从河里引来水。母亲在地这边，我在另一边。隔一会，母亲就会大声问我：“水到头了吗？”我就会答“到头了”或“没到头”。有时，喊声会惊起一只或几只野鸡，扑

棱起翅膀，飞到远处去。更多时，是猫头鹰在叫，“咕咕咕，咕咕咕……”

浇完一块地，母亲会在麦苗旁蹲下来歇一会儿。有次她说：“你听，麦苗在拔节呢。”我也会蹲下来，支棱起耳朵，却什么也听不到。母亲笑着说：“是你没用心去听。”而我却怀疑，母亲与麦苗之间，一定有一种独特的沟通的语言，是我无法介入的。

母亲不识字，但我每出一本诗集，她都要一本放在家里。我知道，家里人来时，母亲会拿出来炫耀，就像我读书时得了奖状贴满堂屋一堵墙。其实，我写的那些所谓的诗，轻飘飘的，如同蒲公英的花絮，风一吹，就不知道落到哪里去了。

母亲才是真正的诗人，以大地为稿纸，以汗水为墨汁。老家麦地里的每一行麦子，都是母亲写下的绿色的诗句。沉甸甸的，每一句都能让我感受到生命的质地与重量。

凌晨四点

□王文咏

受着恶劣气味和疲惫。当我们醒来的时候，新的一天开始，人们看到的是干净整洁的路面。他们的劳动虽然辛苦，虽然不起眼，但却是城市运转的重要一环，为城市的清洁、有序和安全作出了贡献。

我继续往前走，看到一家早餐店已经灯火通明。做早点的小摊贩为了能让客人吃到热腾腾的早点，要早早起床，准备食材，和面、点火，然后蒸包子、做油条等，等待着客人的到来，为忙碌的城市人提供早餐。走了一会儿，我感觉有点饿了，买了一份豆浆和油条，找了一个座位，安心吃了起来。

凌晨四点，还有很多在为我们的社会正常运转默默无闻工作的人们，他们扎根在基层，立足岗位，用勤劳的双手创造着幸福。当我看到这些辛苦工作的人们时，我心生感慨：我不需要每天这么早起床，比他们幸福多了。每个人生活都不容易，只要是劳动者，没有人是舒舒服服就能获得报酬的。也许有些人天生就可以过上衣食无忧的

光

□靳小华

那年电流还未到达村庄
静寂的夜晚星光在乡野踟蹰
偶尔几声犬吠
使黑暗更加幽暗
此刻母亲倚靠在床头
为我们纳鞋底缝布衣
唯有穿梭的铁针
栖息着微弱的光亮

仅有的一盏油灯
早被贫穷熄灭
即使曾经亮着
也把光节约地分配
一半照亮孩子的课本
一半照亮剥着蚕豆的母亲
屋外风起的时候
火苗不安地闪烁
就像不安的母亲
看着未做完作业的孩子

月光悄悄爬上了窗口
母亲用陪嫁的镜子
把光引导到孩子面前
每个字每个词语变得更加清晰
这些光已永远珍藏在心里
多年来人生中一次次陷入黑暗
这些光就会光速到达
就像罩着光环的母亲站在我的面前



咸菜头之味

□田秀明

自古而今，能把菜根吃出名堂的人，大概非明代的洪应明莫属。洪应明有“傻菜根”之名，昔时居住在南京秦淮河一带，常以菜根腌制咸菜，色泽黑亮，咸香爽脆。

友人于孔兼到访，洪应明以菜根咸菜和米粥相待，于孔兼食后叹曰：“性定菜根香”。菜根本是弃物，而菜根之香，恐怕只有心性淡泊沉静的人，才能领会其中的真味。不仅会吃，洪应明还能说出许多道道来，《菜根谭》里藏着一双透视人世的慧眼。

在我的家乡，也有一道以菜根腌制的小菜——咸菜头。家乡是一个水乡小镇，小镇上的人家吃的都是土生土长的本地青菜。青菜是小镇人家冬天的主要菜蔬，尤以霜打雪埋后的青菜，味道最是上佳，干炒或是烧汤，菜叶油绿，菜茎嫩鲜，清香中透着一股甜丝丝的味道，小镇上有“腊月的青菜赛羊肉”之说。

一到农历的九月份，母亲就会在门前菜园子里栽上几畦青菜秧子，个把月的时间，菜园子里一片葱绿，小青菜秧子已经长成了大青菜。家乡的青菜叶宽且圆，茎短而肥，小镇上的人喜欢称之为“矮腿青”，乌油油的青菜匍匐于地上，像极了朵朵盛开的墨菊。

数九寒天的冬日，小镇人家的餐桌上少不了一碗炒青菜或是青菜汤，母亲每天也会从菜园子里挖上几棵，油爆水烹，肉孜孜的菜叶，甜津津的菜茎，总是让我停不下筷。一直游离在我的舌尖，最是不能忘却的美味，还是母亲做的“咸菜头”。

咸菜头是青菜的菜根以及菜茎部分，母亲舍不得扔掉，刺成寸段，洗净晾干，装入坛中，撒上适量的精盐，再舀上几勺陈年老卤，密封保存两三天便可以起坛食用了。咸菜头无需另锅烧煮，从坛中抓出后放在小盆里，淋上些许的香油，放入饭锅内与米饭一同蒸煮，饭熟了，咸菜头也就熟了。

刚起锅的咸菜头，闻起来臭烘烘的，一入口中，菜茎鲜嫩水滑，菜根糯香甜润，其味妙不可言，佐饭佐粥都是绝佳的菜品。邻居有一老者，每天少不了要喝上二两，菜不讲究，每至腌咸菜头的季节，都不能少了咸菜头。有时候家中缺了，老者顾不得颜面，端了小盆，挨家讨要。要着了，得了宝贝似的欢天喜地；要不着，垂头丧气，怕是喝酒也没了兴致。

薄粥素菜，似乎已经渐渐淡出了人们的生活。但在家乡的小镇，人们还是喜欢一碗稀粥的薄粥，一碟翠绿的咸菜头，吃得津津有味，吃得酣畅淋漓。这份幸福，这份香甜，或许只有小镇上的人家才能品味出“摘我园中蔬”的舒畅与美好。

郑板桥宦游期间，曾在太平县师庄（今襄汾县赵康）尉家教书，郑板桥在尉家时有书法石碣一块，上书“布衣暖，菜根香，读书滋味长。”宋人汪信民也曾经有一名言，“人咬得菜根，则百事可做。”其实，布衣也好，菜根也罢，古人推崇的不仅仅是生活中的粗布与淡饭，更多的是精神上的洒脱与淡然。清淡的菜蔬，清淡的话语，藏着的是一颗淡然的心。

人间至味是清欢，咸菜头带给我的不仅仅是清淡的清欢，还有生活的滋味。须臾间，我又想起了母亲做的咸菜头，是惆怅，更是眷恋。